

聞

清

見

許秋垞撰

異

撰

辭

全

進步書局校印

清許秋垞撰

聞見異辭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聞見異辭提要

是書為海昌許秋垞所撰。凡見聞奇
奇怪恠，隨筆纂錄，不落尋常蹊徑。所特
異者，每篇皆綴七言絕一首，撮其大旨，
包括無遺。神在個中，音餘絃外。倘亦所
謂類上添花，栩栩欲活者耶。太筆記小
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序

夫世之觸龍語而怯走觀蛇角而心驚者彼蓋界限六凡而聞寡於欺啟識拘一孔而見囿於霧區誠不足發宙合之奧局而抉圖書之秘府也表舛大許君秋垞履謎善詭塵譚忘疲摘洛鈞河仲舒夙研易理言鯖書雋叔重不讓經神摺撫既繁篇頁斯富所著珠盤駢記蝶夢緣仙緣延慶笑林雜說諸書嘯葉梨花千言競吐焚膏研露十手爭鈔固已有棟皆充無楹不鑿尤復驅詞取儉夸目尚奢悟塵塵念念之因圖恹恹奇奇之狀綜其聞見標以異辭潑墨成雲奇峰忽擁翻瀾縱吻別派同探燭定燃犀恍鬼笑靈談之交接詞非祭獺彙搜神述異而翻新若秋垞者其今世之谷神子乎顧博引者或荒誕而不經錯舉者每紛運而鮮要逞毫端之狡獪博笑口之胡盧無補虞箴徒嗤齊語而是編則雷同羞學月旦精參讀徐度却掃之編盡是當頭棒喝檢公稱過庭之錄允為座右箴銘洵乎刮目之金鏡振聲之木鐸已垣自慙儉腹快誦新辭佩鴻筆之摛文付鯁生而作序竊謂鳳苞五色非徒寸羽凌霄龍握三珠不第片鱗耀日他日者出其奏古鑠今之論以纂石渠天祿之書摘異標新洽聞殫見則是編其猶半壁而未覩全規一斑而未窺全豹也歟時

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武原表內弟沈炳垣拜撰

自序

從來論道者恒守夫常述事者每矜夫異異固快人心目駭人見聞也無論夢卜黃熊氛占赤鳥鷁飛宋野龍觀鄭淵且易標載鬼之奇詩著履武之兆垂於經者猶難盡刪矧屬小言乎所以齋諧湯問不少奇譚諾臯搜神侈陳軼事繹南華之妙諦想東方之贍辭愈出愈奇日增日幻而述異遠追任昉志異近遡松齡光怪陸離窮形盡相可以為稗官補其闕為淺見廓其規然余所謂異者不必盡牛鬼蛇神耳即大小懸殊語言調笑均得目之為異昔纂琵琶演義一書托言釋道猶未能備溯厥聞繼編珠盤駢記二冊僅免參差猶未能擴其所見今余隨得隨鈔舉凡宇宙間形形色色恠恠奇奇既貴於親朋納之入尤貴於筆硯導之出用是述古人之異繼以近來之異談遠方之異參以同里之異誌目中之異益以夢境之異其事雖殊其所稱異者一也非敢擬袁簡齋之新齋諧紀曉嵐之灤陽銷夏錄以詡倣詭靈奇特欲仿伯祖夢椽公瓜廬記異四卷所謂補談資昭勸懲消炎暑居斗室以犁許田遣閒情以却睡魔而已名其編曰聞見異辭正欲前之異無敢忘以冀後之異復有所觸也是為序

歲次重光赤奮若添線節綠筠居士識於自有樂齋

題辭

女史張蘭韞芳齋

傳疑傳信一翻陳。句比酉陽雜俎新。但作有關名教語。見聞底事悉從真。
想入非非闢化機。豈嘗炫異與矜奇。好辭雋永頤堪解。勝彼匡衡只說詩。

吳藻蘋香

山水鍾清淑。文章有典型。看人雙眼白。載筆一燈青。月旦師家法。風流接祖庭。浣薇剛讀罷。雙管想通靈。

吳珍幼蘋

石子一升能種玉。秀才三身更通神。閒來揮麈資談助。未要尋常索解人。
兜元國與和神國。幻境傳聞或不虛。纂述喜兼才學識。居然史筆繼瓜廬。

方外融三了然

瓜廬載筆憶當時。儒雅風流想見之。見見聞聞徵往事。奇奇怪怪譜新詞。千秋史筆董狐直。一代文章司馬奇。自是淵源家學在。不妨傳信復傳疑。

觀慧花雨

乍聞妙著心先折。快讀新詞目盡迷。安得清風明月夜。扁舟訪戴百花谿。
汝南月旦繼風流。暝寫晨書未肯休。識大不妨兼識小。史才一樣足千秋。

羽客張謙雲槎

松牕昨讀瓜廬記。新著重披見替人。漫道專家雲墨勝。此編幽奧續搜神。
薛任蒲輩傳三異。搜別如君更出奇。佳茗一盃香一炷。賓朋揮麈助談資。

管山叟吾德涵

聞說圖書富。端推丁卯橋。雕龍兼炙轂。翰爾與偏饒。
子寶搜神記。齊諧志恠書。刊成傳洛下。紙價貴何如。

聞見異辭目次

卷一

塑神鎮鬼

古盆

古印

龍圖斷獄

墨雨

狐入皇宮

聚寶盆

于少保驅鬼

大頭鬼

長人

食鮮生神力

紅紗罩眼

獻魚賞金

桃花女鬥法

翠鳳

妖術

二寸人

大蚌

小猴

陰差

奇門

虎銜稻

梓里四異

仙草

煉丹

城隍服飾

李氏佳話

山裂

汪狀元詳夢

鬼搶饅頭

俠客

紙枷禁蛙

靈泉井

焚冊獲報

大蜈蚣

讀書驅鬼

絹人書畫

賈文思

出蛟

妓嘲

一錢致富

韋馱顯聖

卷二

鬼陞城隍

王孝廉幻術

自明僧坐化

吉穴

易舟免溺

西湖烏龍現形

粵省異跡

煞神畏易失义

金錢豹

文引孫行者

井園斃虎

斷蛇復續

吳郡神醫

琥珀靈異

拾蛋得銀

朱道人試法

茅山學法

買畫得珠

拾瓶得銀

義牛

梓里名醫

見鬼定案

狐女望月

月下現鬼

狐女迷人

智慧星

題照三易

救縊投軍

蛛食蜈蚣

捫蝨新談

篙入鬼圈

文昌閣祈夢

聞笛動情

集四書題點戲

假鬼試僧

返魂奇事

羞婦

聞見異辭卷之一

清 海昌許秋垞撰述

塑神鎮鬼

江南寶蘇局後樓有朱觀以鐵練懸梁間。相傳春秋時吳太宰嚭之女。至今越數千年。棺仍不朽。斯亦奇矣。陰雨之久。每見樓窻雙開。有女子倚窻俯視。神情飛越。顧盼自如。甚至中房時時現形。習以為常。一夕局內工人與梨園子弟賭膽。示以黑夜上樓靜坐一宵。誓送青蚨三十貫。淨曰敢。即於是夕扮作單刀赴宴模樣。一個赤面綠袍。一個黑臉持刀而立。候至三四更。西北角倏走出一女郎。躑躅步到二人前。有下拜之象。赤面淨示云。將來勿許再到此間。鬼領之而退。樓上因塑漢壽亭侯以鎮壓。從此歛迹。不敢復在中樓梳裹矣。

不信梨園幻術多。竟將漏網補閻羅。烟花隊裏餘魑魅。願借神通去伏魔。

古盆

沈公義衣莊有銅盆二。作純青色。鄉人以為瓦盆易碎。銅盆可久。遂出二千錢買之。適有販寶客物色之。易以白銀二千兩。渠又轉售於吳市。得銀六千兩。據云春秋時

之歎血盆也

鬼護神呵幾歷年。得增聲價亦前緣。清風明月無今古。更有何人出一錢。

古印

余畫友胡春巢。薄游經鄉村。見童子手一印。市糖。胡借觀。見有龜文。背鐫金絲。遂出三百青錢得之。後至武原。攜以自隨。詣小虹橋古董店。主人見之。再三請曰。如肯割愛。願以八千文易之。胡欣然許諾。詢以何代物。據云漢時之關內侯印也。

陸離古色燦生光。漢掌秦彝費品量。莫道兒童不解事。銀青金紫本尋常。

龍圖斷獄

宋時有秀才張某。因赴試道經南山下。被強徒十數人攔阻。人并行李搶劫上山。其綠林魁本係英雄。因渠父被奸雄陷害。暫為寇。自稱南山大王。見張狀貌英挺。欲招作東床。生不允。遂拘縛於後園樹旁。以待其意。回時。會值北山大王招宴。其女聞而窺之。頗愜心意。謂看到蓮花恰如郎貌。張思曼之風度。無多讓也。因遣婢贈玻璃盞。淨瓶壺二寶。此壺撒酒於盞。即喧音樂笙歌。遂私放張去。又路經北山。亦被擒上山。適南山大王答宴。其女因步月到園。偷看張郎。私謂婢曰。鳳鞋鴉襪。鮮徑幾次留痕。

今北園暫仿西廂儂。雖非崔氏鶯鶯。汝何妨暫學紅娘。俾良宵明月下。不惹玉人花影之思也。亦贈珍珠塔一座。并訂終身。復選龍駒馬一匹。釋放騎去。將來英雄兒女相會。幾錯認白馬將軍在座也。一路逃回。投宿楊曉樓飯店。二更時。忽聞聲音嘹亮。節奏調和。因私覘之。只見毫光射目。恰從塔頂生。謀心頓起。伴勸香醪。酩酊大醉。夜分以繩套頸。立時謀害。埋于後園。楊以獻寶得官。人莫知覺。孰知千里馬望朔雲而蹀足。竟識長途。跑到包龍圖衙內。似有乞憐之狀。即飭張龍趙虎尾馬到店。蹀躞至埋屍處始停。二役取起屍首。回衙報命。比龍圖驗屍。面色如生。將溫涼帽。瘡肉尺。放在屍上。頃刻還陽。張據情直說。即折東招楊赴宴。龍圖陪坐。時密令張生擊鼓訴冤。收了狀紙。一鞠。即除楊掾冠帶。先斬後奏。楊某官職。即命張生瓜代。剖冤後。指日加官。山上渠魁奉旨招降。并以二女配張。丈人峯早殷景仰也。想包公立朝剛毅。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鐵面鏡心。清正名聲。從此不朽千古矣。

一世情根兩世魔。愛河忽地泛風波。銷金帳裏橫陳夜。憶否前生有折磨。

墨雨

天仙府塑朱宏佑公像。曾傳神現和尚身。往各鄉募建別郡信士。慨助白金。運木而
來者亦夥。故廟貌巍峨。里人有九埭十三殿之稱。後屆大旱年。里民禱雨頗虔。宏佑
公因上天取水。閻闔已扃。但見玉案設一大研。神人染指墨池。取水三彈。因下黑雨
三日。禾苗之稿者得復蘇。廟宇倏被火災。神即在雲中顯聖。似有烏龍舞空。頃刻珠
點亂跳。火遂熄。僅剩三埭。雲中現形。人彷彿見之。至上天取水情形。此係里人夢應
也。

我閱花溪志。廟宇類知人神化之事。及閻災祥一編。亦云黑雨如墨。其即此事
亦未可知。

寸草曾形丈六身。一天花雨亦通神。從知點滴揚枝水。不但慈雲解護人。

狐入皇宮

元季有宰相某。獨坐廳事。秉燭閱卷。漏三下。倏有女郎至前。公正色叱云。何處妖魔
膽敢入署。女粲然答曰。儂是狐。無害於公。意欲遍覽六宮。懇明公藏之袍袖。帶入
金門。則感佩無涯矣。何敢獻媚。公諾之。即變作小猫入袖。同往至午朝門。袖中倏輕
比宰臣朝回。渠已先在宅中。據云公將入門。瞥見有赤面祿袍神發一霹靂。幾至指

軀故借土遁潛逃。越兩月。狐復來謁。仍帶入金門。回來不見此狐。至三日。詣衙齋謝。惠見公曰。皇宮已遊遍矣。雖月殿瑤臺。不是過也。公詰云。同一入門。何昔難而今易耶。狐曰。因百神出去。參新主矣。宰相知時。將鼎革。巫掛冠歸。一門卒免於兵燹。狐之力也。

椒房桂壁認重閣。聽罷銅龍謁至尊。莫道側身無處是。須知袖裏有乾坤。

聚寶盆

明洪武時有沈萬三者。家有古盆。以金銀貯之。隨取隨盈。生生不已。錫以嘉名。即所謂聚寶盆也。比魏明帝時之嗽金鳥。飼以珍珠。飲以幽腦。吐金屑如粟者。不尤易易耶。後因南京水城門下水怪為祟。太祖命取寶盆鎮之。從此波浪不興矣。

聽說孤寒八百多。覆盆許否借摩挲。英雄不識金銀氣。却奈饑驅兩字何。

于少保驅鬼

前明于忠肅公未遇時。性酷嗜賭。一夜五更時分。散局獨回。途過二豎。負包傘疾行。于兩手持之。不使脫。二豎苦求于曰。汝何結伴夜行。答曰。我輩係喪門弔客。二星因某家上梁值我。是以前去。相持良久。俟時過乃逸之去。于覓至其家。問何人選。以答。

云西席。于因求見。詰以上梁吉時。須選紫微黃道。君奈何不避凶星。答曰。有文曲星可解。于由是發憤下帷。竟科甲聯登。官至少保云。

曾瞻廟貌聖湖濱。畫棟雕梁氣象新。太息兩朝寬少保。岳家父子是比鄰。

大頭鬼

于公為諸生時。當八月中旬三更時。乘月如廁。寂寞無聊。口占詩一句云。三更半夜三更半。沉吟之際。忽見地下鑽起一鬼頭。如栲栳大。答云。八月中秋八月。于以手摩其頂云。小鬼好大膽。鬼答曰。相爺好大膽。夫巨武示形。大厲有夢。噫噫。古來不少神奇。特于公屢遇不驚。則說鬼直似東坡。而多膽。不讓于龍矣。

秋宵風物太淒迷。信口詩成信手題。曾讀阮瞻無鬼論。不須鑄鼎與燃犀。

長人

查東山先生有族叔某。喜夜遊。其父母諭禁之。一夕讀書至夜半。意興寂寞。適二老已睡。於是趁月獨行。出門約里許。倏見長人。近前約一丈五六尺。俯首問曰。刻下米價若何。渠因疾走歸家。從此不夜行矣。

炊罷黃梁事事灰。米珠薪桂尚疑猜。從知萬鬼秋墳唱。只望清明麥飯來。

食鱓生神力

硤石鎮民家有畜羣鴨於河。每晚檢之。輒少其一。以為乞兒偷匿。勿足怪也。後吳六奇至。破聞而異之。隨羣鴨所之。至夕陽西下。瞥見水紋旋起一潭。鴨隨潭影而滅。次日吳以一繩繫鴨。影復滅。隨手收繩。釣起巨鱓一條。烹食之。遍體奇癢。令人以竹棒日擊百遍。血出方止。半月後頓生神力。能敵萬夫。後投軍得功。官至提督。此食鱓之驗也。

溪水芙蓉似畫圖。釣鰲竿欲拂珊瑚。將軍他日誇猿臂。猶憶當年捧喝無。

紅紗罩眼

漢陽熊公伯龍。順治己丑科榜眼。素有文名。典試浙江時。途遇一羽流。仙風道骨。所謂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真有瀟洒出塵之概。俟以眼鏡相贈。頗明淨。熊欣然受納。用以閱文。此科題目。吾十有五全章。主考意欲提重學字。內有諸生讀過。吾十有五一節。竟直勦下文。畧為點題而已。熊大合意。拔置榜首。居然冠千佛名經。榜後道士復來對熊曰。明公玉尺量才。鑒衡不爽。刻下目眈已無用。想可作合浦珠耳。公擲還。後覆看所中之文。大不快意。然悔之已無及。蓋文章自古無憑。不

必詞題黃緝不必詩籠碧紗。暗中若得朱衣點頭。雖主考素著文名。未有不紅紗罩眼也。

文章光燄燭天奇。卻笑看花宿霧披。我眼久將雲水洗。此生誓不受人欺。

獻魚賞金

年羹堯為杭州城旦時。西湖漁夫日以鮮魚獻。每獻一尾。則賞金豆一顆。豈門號湧金。而得金若斯之易耶。余嘗應試赴杭。憶夫柳烟鎖綠。桃浪泛紅。每動酒美魚肥之想。又際桂子香初。槐花黃後。復抱尊羹鱸膾之恩。因招二三同人。棹至五柳居前。登樓小酌。不禁彈鋏興懷。魚味却是勝常。其價較他肆亦昂數倍。想聞當日獻魚得金之風。放生奢念。亦未可知。

西湖風物有餘清。魚膾喧傳五柳名。安得豪門知好客。一時供養到侯鯖。

桃花女闢法

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均有法術。有鄉人得罪于周。欲謀害此人。彼自知不能挽回。因叩求術女。女曰。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有雄蜂飛出。變虎食人。汝明午切勿出門。應曰。唯唯。周靜伺數日。不見鄉人。知術女道破。遂啣恨於心。即邀媒誑女。欲娶

為婦。女亦不却。比屆吉期。桃花女命老媪四人穿紅衣執箭并篩。兼藏寶鏡以辟妖
魔。否則周家門限盡變飛蛇也。新婚之父周翁令阿郎變蜂採花以破此法。而新婦
已張蛛網待之。蜂入洞房。竟被蛛絲所縛。周之技遂窮異哉。有此夫婿。既難比周郎
之顧曲。復不同劉郎之尋春。呼姊差同桃葉。懸像勝換桃符。彼蜜官金翼使。覩此桃
花人面。焉能不為新絡婦束縛耶。近日迎娶。用綿杖梗以當箭篩子。內用小鏡以辟
邪。殆本此意歟。

料得神通狡獪同。雄風翻不敵雌風。床頭莫道溫柔甚。怕有桃花坐命宮。

翠鳳

江西賈生名迎龍。丰姿秀雅美如冠玉。因家貧未娶。常夜讀至三更。口占一聯云。吹
管何時能叶鳳。添香良夜伴迎龍。如是者數月。時當七月初。忽意外隱有人聲。側耳
諦聽。但聞四句云。花中草人未必能久。問君何名。宜勿開口。始也不解。既而思之。已
悟此意。蓋字謎云。七人頭上一根草。係花字。草人不久祇存七字。又兼名字無口。定
是七夕。因於初七開戶候之。坐至夜半。果見一女郎入戶。紅袖綠衣。丰姿娟秀。自云
奴係太虛仙子。小字翠鳳。蒙君夜夜吟鳳。特來伴讀。以破岑寂。賈生疑是仙姝。不敢

裏狎翠鳳乃回眸含笑假青盼以傳其情生始暱之就枕後香氣襲人玉貌雪肌膩滑瑩潔魚水之懽不可言狀逾兩月杳然不至賈伏枕沉思恍惚之際又見綠衣女入門笑謂生曰妾係鳳仙花神感君時時灌溉後因天降甘露得成人形用報君惠近被凌虛亭龍文君子聘迎不能再暱情郎迎龍曰可挽回否翠鳳曰龍文君子乃龍竹成精與妾同類無術可脫今特取二寶贈君聊表寸心見物如見奴也醒來知是夢境遂嘆曰鳳兮鳳兮使我不能息兮天明起視見几有畫圖一幅遺墨珠一顆展觀之見有七絕題于上云丹青下筆早傳神誰識圖中活美人若得呼卿三四次今宵定與玉郎親迎龍至夜半依詩虔誦果見美人突至鳳泊鸞飄形容窈窕自稱如意姝次年賈生領鄉薦連捷南宮先是迎龍殿試策中有乘乾御宇象筮龍飛治華明時文占虎變等語虎字悞寫作鳳因此珠滅之得無悞獲第後一夕復夢見翠鳳云郎君功名已得日後自有佳偶圖畫明珠恐為造物所忌非人間所宜常玩况君將位尊多金安用此為妾從此永訣矣雞鳴驚醒起來遍尋二寶俱滅迹後囑畫工繪鳳仙一枝于扇頭因填如夢令以寫懷詞曰彼美恩情誠少七夕予懷堪表今夜憶花卿惆悵芳魂杳難了難了一縷幽思香裊書于繪箋秘不示人一日追

思舊夢。握扇臨風。用以自怡。有友突如其來。友細詢之。始陳顛末。故得其詳如此。從來作歡喜佛。在溫柔鄉。偶然一面之緣。每作三生之契。巧夕相逢。花真解語。良宵親暱。草擬合歡。踽踽獨來。行行且止。不必羨棠呼婢子。且無憇蕉當美人。余觀聊齋志異。有荷花娘子。牡丹花神。玉體香肌。諸如此類。又何疑翠鳳乎。花樣精神。玉樣身。巧將詩句締良姻。風流若擬聊齋筆。青鳳而今有替人。

妖術

宋術士向在勞山學法。以賣卜惑人。某郡諸生因赴鄉試。詣肆求決科名。宋索重謝。生不允。宋遂賚恨。迨夜。生坐燈前觀易。忽聞戶外風旋。舉帷而入。見一個鬼。怪手持利刃。向生劈來。以易經擲下。鬼遂仆地。拾起視之。乃紙人也。俄又一怪飛來。仍擲易。立時墜下。至四更。來一女。怪亦執白刃。生三次擲書。共拾起紙人三個。二男一女。從此絕跡。比明朝。街巷傳說。術士家中。一夜連死三人。係二子一女。相聞術士剪紙為人。托兒女生魂。以試法。紙人不返。則魂氣難歸。欲害人。適以害己。可為貪得昧良者戒。區區小術。其可恃耶。

飛茵飛溷。不分明。有客橋頭費品評。悟得文章關福命。并沉何事問君平。

二寸人

某士常坐庾申。其初兩月一舉。數年以後。夜夜箕踞靜坐。如老僧入定一般。二目時閉。萬慮俱寂。俾三彭氏不能整轡天曹。功行既深。有二寸人從頂中出門外。事不問自知。一夕壽數將盡。彼先知之。走出一小人。躲入三世佛耳中。見無常鬼來。彼即閉目。靜窺鬼去。而目仍開。幾次免過。竟成地仙。

嘗聞出鼻瞳人。不及豆大。登几蠹怪。僅盈寸餘。疑眸皓齒。談道論經。且不滿二寸矣。眇眇小子。不與橋中奕叟並顯其奇耶。

蒲團一室任婆婆。不信人間歷劫多。寄語輒紅塵裏客。神仙富貴莫蹉跎。

大蚌

吏部橋向稱雷婆橋。昔禾城吳吏部遷居此地。橋因此名。下有一蚌。約八尺長。時浮水面。謀利之徒。於夏天入水摸起。剖之得珠數升。最大不過如黃豆。其光閃爍。識者寶之。先是吏部少時。見漁人持一尺長蚌前來。吳異其大。出十四錢買之。放入水中。然此蚌撈起後。吳宅漸衰。雖係微物。亦關氣數也。

聽說靈光孕水隈。盛衰今古有胚胎。名姝名宦高聲價。只換珍珠十斛來。

小猴

廣東產墨猴。長約三寸。愈小愈貴。購一頭。須值十數金。平時藏入筆筒。至作字時。跳出。抱墨盤旋。俟墨滯濃。乃止。寫畢。以舌舐墨。硯田可終年不洗。出入自如。與銀管蒲盧呼吸若相應者。然此種猴不能多得。人有詩一首。前畫友自粵省回里。曾為予誦之。詩曰。舐墨無須洗。猴吞不藉魚。藐茲三寸許。常在筆筒居。

鸚眼羊鬚供撫摩。曾聞佳產嶺南多。書生應被山公笑。如此年華但墨磨。

陰差

商人某歸途。遇二役。途中苦寂。與談頗相得。及入旅舍。視役所需。悉出己資供之。日晡呼渡。同舟。偷矚帳上名姓。與己相同。不覺愕然。私念李賀病作。卒見人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曰天上白玉樓。成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頃之氣絕。我無乃類此役。見客沉吟不語。因云。我輩寔係冥差。知足下壽數將終。但帳內數十名。須半月可捉完。時日先後。畧可効力。君速回家料理後事可也。客聞之。不覺心灰。一路回來。邨中有夫婦大哭。詢其寔情。據云。債負二十金。無力歸償。將要賣妻。不忍分離。故作此態。商人傾囊。約二三十金。意謂人有飛蚊。同命鳥。可不拆散。因儘數給付。抵家。照差言。

辦事候至半月。歛見二差來。笑容可掬。轉弔為賀。云冥王知汝近作善事。增壽兩紀。特來報喜。言畢。俄而滅迹。有此奇聞。則於點鬼簿上少一名。即於搜神記中增一說也。

巫陽有詔玉樓宣。得幸餘生又幾年。畢竟彭殤無定例。長生仙錄要心田。

奇門

武原揚某。熟于奇門。一夕示家人曰。今夜門戶不須鎖閉。雖有偷兒。不能盜物。祇將板橈八條。橫在門口。明晨視之。果見一賊從橈上行走不停。詰其故。據云。我見牆門大開。因闖入門內。不料重山疊嶂。走了一夜不完。十分辛苦。今既中計。知網魚已獲。井蛙莫逃。倘蒙開一綫。誓改正於將來。決不再行干咎。遂釋之。以後揚家外戶不閉。賊竟不敢入。

洞關重門任所之。箇中消息有誰知。漢家丞相恢王業。想見祁山六出時。

虎銜稻

菩提寺前約數里。田中禾稻將登。虎來啣稻者再四。鸚鵡殘粒。竟為虎口餘糧矣。村中小兒。被傷于田間者。又數十人。鄉里患之。一日兩山旁。見一大潭。有一虎墜于此。

谷虎患遂滅。先是海上柴船。月光下。人見一獸跳入柴中。又云。有黃鬚人。趁船前來。傳聞不一。

餅餌香風繞四圍。不堪盤踞爪牙揮。惟他學得咆哮性。多少豪奴要假威。

梓里四異

余閱夢椽伯祖各編。異跡寔繁。不勝枚舉。今特節錄數端。在天則有聲如磨。二十夜月圓如望日。在地則出白毛數尺。某墳三日內。出石笋丈餘。在人有一胎而產四女。孫龐各舉千斤。在物有剖瓜得籠竹狗食人。天地人物。各顯其奇。統以四異括之。瓜廬筆妙。竟如仙。異蹟搜羅近百年。拈得退之山石句。數行已括二申編。

仙草

同里有董氏兄弟。採薪為業。每在石人灣憇息。一日兄至此處。倏而腹中大痛。倒于石邊。弟即歸家。喚嫂前來。痛哭不已。正倉皇間。見石人上忽有一顆細草墜下。係金碧色。搥汁灌下。香氣芬敷。立時甦醒。力氣較前更大。後出外從軍。竟以武弁得官。人因悟食仙草之力也。

三生石上證靈根。覓得奇香便返魂。願借琪花瑤草力。勳名真箇立乾坤。

煉丹

煉丹須兩人。一坐樹上。一坐鑪邊督看。然非膽量絕大之人不能也。某甲慕神仙事。訪友半年。至某郡。遇一勇士。有數百人圍住爭鬪。聲色不驚。比眾人雲散拱手告曰。足下真英雄也。某在深山煉丹。督看無人。如能同往。丹成後。願謝白金五百。渠一諾無辭。於是同赴山中督煉。示以切勿開口。夜分兩目甫閉。歛見一虎在前。舞爪張牙。渠若無覩。踰時而去。俄夜叉鬼恠紛紛。形狀兇惡。怒目相視。不言如故。倏又見絕色少艾。笑臉相迎。百般媚惑。彼總不言。遂飄然匿迹。俄又雷聲猛烈。霹靂交加。金光射目。雷神青面鳥形。將他提在空中。毫光萬道。愴恍迷離。彼仍不語。迨雲開聲絕。天色欲暝。俄見無常近前。長帽白衣。披髮吐舌。目中流血。執一牌書速拿二字。將魂靈勾去。泉路茫茫。勾到森羅殿上。見牛頭馬面環列兩旁。中坐黑臉閻王。展卷一閱。拍案大叱曰。汝在陽間以力欺人。被汝暗傷性命者不少。速喚藍面鬼卒。扛一鼎至。高約五六尺。用炭火燒紅。將他一摔。擲在鼎中。化作一片青烟。嗣後到轉輪殿上。但覺身體忽輕。豁目審顧。知己忽為嬰兒。却是女身。前世事多記得。總不開聲啼哭。父母以啞故。不甚珍惜。一切衣食。照量給付。已而出嫁。郎君惑于迷龍。踰年後育一男。貌頗

清秀甫及三歲。妻子衣服典質殆盡。既又索妻衣。仍置不答。但見夫婿大怒。力提嬰兒向地擲下。至此情不自禁。一聲長嘆。恍如夢覺。開眼視之。仍坐在鑪側。煉丹者告曰。汝若再耐一息。丹可立成。諸般惡狀。此乃魔神纏擾耳。足下一嘆。尚未能斬斷情根。鑪內之丹。已化為青烟矣。吾於是益知煉丹之難成也。

黃梁夢醒。丹藥烟消。若能斬絕情根。萬慮俱寂。終守括囊。將白日飛昇。已遍巖穴矣。煉丹一術。豈若是之易易哉。

擬將日月駐壺中。慧劍揮來萬慮空。祇有情苗剗又長。始知兒女不英雄。

城隍服飾

武原廟前張氏向開錢莊。一日失去錢券數紙。舖中人互相誚讓。幾至冤誣。因詣廟各誓于神前。有四五人同宿廟中。以候速驗。至第三夜子分。紅燈將熄。倏見窗外一人行過。頭戴緯帽。此時業已立夏。知神明亦隨時更換衣服。不必盡紗帽紅袍也。不數日。案果破。

勁裝古服煥規模。冠帶還隨物候殊。試問吾曹窮席帽。不知花樣入時無。

李氏佳話

江右李春湖少司空。前任浙江學政。其先世某公。因失館歸。肩負包傘。踽踽獨行。古人所吟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不免與張籍行路難之嘆矣。歸途遇相者諦視之。曰。昔袁天罡相李嶠。則曰君夜中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我觀尊容。刻雖貧。不久可卜巨富。并有結婚之兆。可知李氏代有奇相。非貴則富。理有固然。李私念枝棲未穩。既已生塵。焉能驟致陶朱之富耶。沉吟緩步。倏見樹林陰翳中。有尼寺在焉。甫過庵門。前樓適以盆水潑下。濕同杏雨霑衣。因步履踉蹌。四顧彷徨。默無一語。尼心抱不安。乃啓戶延入。徐問姓氏。知是萍踪無定。窮途欲哭之人。夕陽西匿。無處棲身。因留一宿。尼曰。我自金刀剪髮以來。禪心恪守。不畫蛾眉。然觀君氣度冲和。定可轉困為亨。如蒙垂青。不屏諸三姑之例。以佛面相看。願贈白金二百。苟富貴毋相忘。李欣諾。抵家將優婆夷所贈之鏹。販賣木棉。設肆未久。適有客載花千餘包。售于李家。渠以乏本却之。客曰。俺係某姓某字。今朝不要現鈔。但須寫一約票。合銀若干。俟俺販貨回來。費票取銀可耳。嗣後李如數備齊。峙候三年。不見客回。蓋客係綠林渠魁。業于他省破案處決。李持籌握算。不數載致大富。乃納尼為媪。以踐前約。後李氏布置一園亭。閣上鐵網遍張。任數百鸚鵡翠羽。競飛來去自如。洵堪悅目。不徒調舌弄

好音也。詩曰：求爾新特。又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殆李氏之謂與。

一角紅牆鎖夕陽。鉛華洗盡禮空王。如何識得英雄相，梵率天中有壻鄉。

山裂

乾隆壬午年七月十三亭午，俗俱循接亡例，以楮帛祭先，方青烟裊裊，紙灰飛揚時，忽然珠點亂跳，頃刻奔洪，浸淫階除，而陂塘俱滿，村里驚惶，不知水自何來。尋退後，覓至牛頭山，裂出一洞，其大如箕。鄉人傳說十三已刻，見是山先起一片黑雲，俄而密布氤氳，瀑布橫流，雪浪頓飛千丈，蓋其由來漸矣。

銀河倒挽水漫漫，好作廬山瀑布看。我有文章慣依樣，要從平地起波瀾。

汪狀元詳夢

秀水商人某，乏嗣，曾詣育嬰堂領一螟蛉。此子至中年，家頗贍，惟常以不知年庚為憂。因祈夢于嘉興元妙觀，後冷仙祠，即洪武時協律都尉冷謙也。地頗幽寂，禱夢甚靈。夢仙子以一桃核告之曰：爾須問同邑某殿撰，便能推詳。斯時汪公雲壑名如洋，猶諸生也。適途遇此人，索解示云：桃係木兆，木在天干始甲。桃開時斗柄建辰，應三月核亦係木字旁。拆開木字，是十八，定是甲辰三月十八亥時生。後汪公果于乾隆

庚子科。魁天下。始悟予平之推不妄也。

別有神機暗裏知。于公祠與冷仙祠。分明參得苞符旨。不是癡人說夢時。

鬼搶饅頭

武原張氏有僕某。雙眸能視鬼物。同主人赴揚州任所。一夕隨署中人看盂蘭盆會。見眾鬼紛紛奪食。內一鬼搶同伴手中饅頭。其人固不自知。僕云。師爺恐不久矣。蓋人視鬼。但見一團黑氣。故不分明。鬼視人。但見一片紅光。故不敢近。若搶手內食物。陽氣少而陰氣勝。因代為慮之。越一月。某果棄世。

漫說先生運已衰。此中奧旨悟輪迴。公門賓客知多少。半是前身餓鬼來。

俠客

河南某縣有五通神為崇民家。遇合香之久。每另有新郎入房。相沿已久。人莫能禁。有一俠客。神劍術。適赴戚友喜筵。倏見庭心內陡起旋風。知妖至。客手劍隱于屏後。見一物從簷端飛下。頓變人形。將入門。飛劍斫去。有馬頭落地。俄又來一物。急斬之。是豕精。以後民家迎娶。怪物竟絕。

一泓秋水血模糊。畢竟英雄膽氣。那得徐夫人七首。發硎先去試登徒。

紙枷禁蛙

武原有百可園。昔鄭端簡公少時。在園內讀書。每晨聞蛙聲。閣閣不停。鄭厭其喧。因戲剪紙枷。擲于空中。云。枷以示禁。次晨果寂然無聲。公之師某。夜夢綠衣卽一羣。荷校跪求。懇轉乞鄭大人開釋。夢覺。起問公。告以夢兆。公云。弟子惡淫蛙之擾。亂神明。想戲不為虐。不料么麼變青衿小子。已於先生黑甜鄉中。作乞憐之狀。然枷雖可鬆。究不容在此園亂鳴也。於是蛙鼓不聞。鄭後官至尚書。夫以羣蛙之聒耳。樂之者以當兩部鼓吹。何耶。

蕉雨荷風處士廬。耳邊清籟樂何如。池塘鼓吹君休聽。只許鄰雞和讀書。

靈泉井

同里顧氏有一井。每值旱年。挈瓶者愈多。水仍不淺。里中賴以滋溉者不少。一夕有隣童在井旁溲溺。泉竟涸。此家虔祀井前童子。水復盈。人故稱為靈泉井也。心如管井不生波。愧我才情窘若何。安得神靈呵護力。生花口吻似懸河。

焚冊獲報

福建林長君。在臬司署掌文書吏。會有反寇滋事。平定後。有名冊一本。大半畏勢屈

從非真有叛逆心也。林騰冊時，不忍玉石俱焚，巧生一計，禱告天地神祇，放火延燒，以此滅迹。萬民之身家遂保，官廉得其情，心竊嘉之，竟以造冊神像失火被灾，具檣亦不究。後某郡有曠室甚敞，因鬼怪白晝現形，人不敢居，林買之，價極廉，入宅第一夜，林見黑面人語云：「小卒奉五路財神密旨，守此空宅久矣。公既至，行當交代稟辭。」天井中青石板下，藏鏹數缸，皆君家物也。君有大陰功，子孫科甲，當世世不斷。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謠，知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爾。

雪盡沉冤察覆盆，祖龍一炬亦深恩。如何有客誇刀筆，絕不商量到子孫。

大蜈蚣

昔武原百可園某先生，于中秋夜飲過醉，至唾始睡，時約三更，醒聞窗外有犬食唾餘聲不絕，因披襟覘之，但見一條大蜈蚣，約八尺許，背如烏金色，足長如箸，行地上，較較有聲，即掩窗而卧，詰旦觀唾處，滑于鏡面矣。張雲舫茂才為予言此。饑腸但藉唾餘充土飯，塵羹乞醉翁，有客慣將牙慧拾，合呼他作可憐蟲。

讀書驅鬼

前明祝槐門先生，名世喬，為諸生時，嗜山居，嘗篝燈夜讀，月明星稀，四顧無人，童子

垂頭而睡。蟲聲唧唧。若有咄咄聲。迭相應者。諦聽之。但聞兩鬼私相語曰。若人真多事。頃何時而猶未睡耶。祝吟哦如故。鬼不禁唱聲云。越讀越不中。祝槐門。其如命何。祝即應云。越不中。越要讀。命其如祝槐門何。鬼竟逸去。夫作文有奪命之權。祝不畏鬼。而自能制鬼。如唐時錢君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聯。後作相靈鼓瑟。結句竟中狀元。祝因鬼語所激。益自奮興。後成隆慶戊辰進士。

路鬼揶揄亦忘才。豈知奮翮上強臺。果然努力穿彙硯。造化何曾不挽回。

絹人書畫

乾隆時。廣東洋商製人物一座。外以紫檀作匣。約七八尺。高大如輪。將銅鑰連旋十數轉。即有一絹人。蹊蹠步出。如十二三童子模樣。人以通草為面。綾羅為袵裳。身穿珠衫。纍纍不下千萬。俄而移硯磨墨。析紙揮毫。繪一匹滾馬。玲瓏筆法。不亞子昂。繪訖。又展黃絹。書天子萬年四字。淋漓揮洒。色色如生。中丞出銀十萬。以備貢獻。此非洋人不能製。非巡撫不能買也。

奇技休誇妙入神。市來駿骨總非真。可憐揮得金如土。不買英雄隊裏人。

賈文思

洛陽名士賈成章。字文思。授徒甚夥。入場作鳶飛戾天題文。因曾改弋不射宿題。純以上文挑剔。信手錄稿。悞犯淵魚數句。錄畢而後悟之。賈自分必置劣等。遂於文後作詞曰。天際靚飛鳶。悞記却犯躍淵。大羅界接水晶殿。槎貫思騫。精衛效填。這一回聊同橋鶴。橫銀漢。天上船水通黃河。渡與眾人看。學使某。雅知憐才。閱文至此。和之曰。鳶或從天降。遺音忽在水涯。弋人快與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頗佳。羨爾才。怎忍抑置諸生下。安安排魚網鴻離。只好隨他寫。仍列一等。發落之日。文後加批云。記心有限。巧思無窮。雲漢偕河漢同澄。不少填橋之鶴。天涯共水涯一色。自多離網之鴻。碧混大羅。清涵明鏡。雖衡丈不爽。宜思玉徹冰壺。而愛士常懷。猶恐珠遺滄海。貫月槎每因誤入。登雲梯還許同升。姑效和曲三終。仍使加入一等。文宗破格援才。多士咸傳為佳話云。

成蠅偶爾誤毫端。題外文章意外看。太息遺珠滿滄海。抱才容易愛才難。

出蛟

硤石王氏一巨宅。內有地窟。以數十丈繩縋之。淺深不能測。據市人說。昔之居是宅者。曾見地下起一細蛇。約只尺餘。蜿蜒至窗外。長已七八尺。倏而風雷大起。霹靂一

聲。即飛騰直上。尾大幾不可量。人咸謂王宅之窟。是出蛟處也。

騰蛟起鳳。蔚詞宗。可惜風雲會未逢。倘借階前盈尺地。大言我輩亦猶龍。

妓嘲

西湖春日。遊人最多。有貧士三人。薄游放鶴亭。坐古樹旁三塊小石上。清譚良久。見友騎馬而來。係富室子。遂喚從人。另以馬三匹與友同遊。擬請湖上騎驢。更覺逍遙自得矣。遊畢。共下妓船。見三個麗人。嬌姿媚態。娘娜含情。擢至三潭印月。興盡詠歸。情猶戀戀。古詩所咏。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珍珠帳。情景逼真。又云。幾番歸去。管絃隨珠翠。兩行扶上馬。醉態堪描。幾欲以玉鞭打蒼奴也。至上巳日。復遊湖上。見妓女竚立畫舫。三人私相語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時哉弗可失。彼夫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相見恐恨晚矣。况乎如舊相識。買春買笑。一樣風流。比下。各笑問妓曰。今日可知我來意乎。妓答曰。三位相公。仍不過覓森字樹旁坐。在磊字石畔望。友人招伴騎驢字馬以徜徉。下船之後。亦不過泛舟于森字潭前。今者趁晶字良辰。結眾字而來。只好飲些品字茶。晶字酒而已。若要作妓字想。斷不能。

西眉南臉總傾城。可柰青樓太薄情。若輩亦嫌窮措大。不教石上訂三生。

一錢致富

錢塘金鎔。貧乏無以為家。其父使入米市習買。一夕收帳回。通過飯店。見主人手拉流丐不放。相持良久。排解無人。金詰其故。據云。會鈔適少一文錢。實因囊底已空。非故意負欠也。金曰。是區區者何必計較耶。即探囊取出一錢代償。始免爭攘。丐深感其情。尾金至僻處。問其姓氏里居。吐實以告。乃拱手謝曰。咱係河南人。家有萬金。因被數千饑民。日坐家中索食。勢不能盡濟。因以倉廩空虛相告。渠雖為咱所給。然不容咱一門坐食。迫而致流轉江湖。勉作吳市吹簫之客。所礙迹者長女同行。咱不妨效蒙袂輯屨者流。其如女兒之弓鞋軟步。躑躅不前何。更難者。每宿古廟廡下。咱夫妻二人。夾衛一女同睡。束縛情形。諸多不便。比晨鐘喚醒。向曉提筠籃而迎殘月。臨風拍檀板而唱陽春。甚至青衿子弟。目送蛾眉。竟如蜂蝶戀香。往來逐隊。街談巷議。喧傳紅袖作歌舞人也。咱何忍以豈菴含苞之處。子倩他學飛絮狂態耶。今者攜筇時。杖頭適罄。蒙君代還孔方兄。不啻將伯助予。咱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錢之惠。其敢忘乎。想囊探青蚨之時。正星照紅鸞之候也。願以小女為君箕帚婦。金曰。邂逅相逢。

未必無緣。雖蒙寵識。容俟歸告嚴君。再當報命。日晡抵家。將解囊訂姻事。為雙親直陳願末。迨夕陽西下。忽聞剝啄聲不絕。啟戶視之。即是流民夫婦。擁一女。至年十八。九丰姿雅淡。嬌態難描。第云。咱夫妻日事奔走。正如流水行雲。萍踪無定。倘以小女結秦晉之婚。始願遂矣。言畢即去。女來踰月。謂金夫云。瞬息三旬。奴察君家作為真忠厚門第。今而後始安心為婦矣。雖異鄉不啻同堂。但勸君弗依人為活。須自謀生涯。方是上策。夫云。柰無錙銖何。女即褪藕覆。解鳳頭鞋。鴉頭襪。出示纏臂金一隻。并探抹胸帶。結上真珠一串。曰。以此易銀貨殖有資矣。夫自得資。奔後貿易數年。竟大富。於是挈眷往河南謁岳。見彫牆峻宇。華麗非凡。外父母欣然延入。一望丰采。脫盡風雪窮途之概矣。時以唱戲設筵相款。盤桓匝月辭歸。蓋金鎔之富。總由得金珠所致。如此阿嬌。雖量明珠以換。鑄金屋以藏。可也。迴思一錢之惠。雖其細已甚。然劉寵選一錢而著清廉。阮孚留一錢而免羞澁。且隨主命。盡一錢以上。皆棄市。郝子投一錢于井而飲水。即說部如諧鐸。亦有因惜一錢而落職者。是金郎之以一錢發軔也。揮塵清譚。不覺齒頰流芳矣。

揮洒黃金不計年。何曾博得美人憐。那知絕代如花貌。只換看囊一箇錢。

韋馱顯聖

嘉興錢氏有一墳。在武原韋馱蕩。先是錢君與廟僧品奕。從未見勝。自請某堪輿覓葬地。據云相子午針上鍾靈毓秀。當在廟基。一日與僧賦碁。因乘間言之。僧曰。不難。只須今日奕碁得勝。願以毀廟為誓。議定後。子聲丁丁。息心對局。僧果輸錢一着。以前議不可更。遂憑改廟為寗。寗事經營伊始。廟內韋馱神。扛之如山。屹立不動。迨錢君焚香默禱。誓不遠遷。始遂其願。余嘗過其地。見波流縱判東西。而古刹與佳城。祇一水之隔。自卜牛眠以來。咫尺間。廟貌重新。迄今歷四五世。斜陽古道。不慮兎穴與鹿觸者。徒以有護法神在耳。父老傳聞已久。及詢子密妹婿。數典弗忘其祖。知此事果信而有徵矣。

爭得楸枰一着先。梵王宮裏卜牛眠。漫將方術誇青鳥。知有心田作福田。

聞見異辭卷之二

清海昌許秋垞撰述

鬼陞城隍

湖廣長沙鮑玉衡。向以捕魚為業。舟泊雙楓浦。時斜陽一抹。沽酒獨酌。先斟一杯于河。然後自飲。久之水上倏浮起一人。謝曰。余作波臣久矣。承君夜夜賜飲。無以為報。特驅大魚一羣至某潭。奉酬君惠。俾免彈鋏。盤桓月餘。鮑老與溺鬼竟為莫逆交。鬼對鮑云。明日有婦人作替身。次日果見婦來淘米。無恙而去。至夜鬼復來。詢其故。答以婦方懷孕。迷之是傷二命也。明朝當有戴鐵帽人作替身。次日適陰雨。人因以錢子。項在頭上當傘。足染污泥。復洗足而去。夜又問故。答此人係獨子。故耳。明晚有中。年人作替身。比次夕。仍見有人挑水而去。夕又詢其實情。答曰。渠上有老母。下有幼孩。余弗忍也。一夕溺鬼面帶笑容。對玉衡曰。吾因三次讓人。冥王以吾有大陰功。某處城隍缺職。吾將攝之。行當與君別。漁翁移舟前往。見其地新塑城隍像。睨之彷彿。河鬼儀容鬚眉活現。人謂靈蹟頗多云。

自憐苦海久沉淪。幸脫迷津有替身。觸得慈悲心一點。洛波神是玉雷神。

王孝廉幻術

秀州王仲瞿孝廉名曇。向有幻術。一夕。袁太史簡齋設筵。王適在座。興酣以舞劍為戲。王欲窺袁器量。故意將五色玻璃燈撞破。袁吝惜之色。不覺流露眉間。王曰。僕聞素君好士。特以此相試耳。何竟以區區之物介意耶。於是極平生之技。渾脫頓挫。自內達外。劍氣上衝如白虹一道。數百盞琉璃燈。一時粉碎。舞畢。狂笑而去。後數年。忽無病卒。其後嗣因奪家資。停屍不殮。俄而屍蹶然興。拂然曰。汝等嗜財如此。致同室操戈。何不念仁親為寶歟。驚然出門。棄家為汗漫遊。久竟不返。噫。廣寒宮高不可攀。蓬萊島遠難遍訪。茫茫湖海。何處覓孝廉船耶。

解脫紅塵骨未寒。蕭牆頃刻起爭端。參商兄弟知多少。論定何須到蓋棺。

自明僧坐化

吾里崇教寺僧自明。頗有清修名。里民有李廷照嘗以槍火取鳥。僧每苦勸之不聽。李反以熱湯潑僧。僧不覺苦。圓寂前一日。凡平時熟識者輒往辭別。次日。諸客接踵至。見僧在殿場。以一裹線香燒着。箕踞杌上。香燼遂燒其體。霎時坐化。烟頂現出和尚原形。飄然而去。同里有賈者。自富陽回。途遇此僧。託其至寺轉致小沙彌。意外

晒僧鞋一雙箱中碎銀一包須一一收拾。遇見之日。即坐化。次晨小和尚照言尋覓果符。我考晉佛圖澄妙通元術。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盆中生青蓮花。自明神通。定不亞於澄。惜當年無人試其術耳。此乾隆年間事。其徒孫曾為予言之。

若輩真同鬼域流。名山占盡託清修。本來佛法荒唐甚。何況無知似禿鷲。

吉穴

吳縣潘長公。好善樂施。歷久不倦。除夕有偷兒入匿暗室。潘君檢點門戶。猝不及避。視之。識是隣人某。以嗜賭故。計窮而至。公因給銀十兩。導以好言。勸習經營。某得銀後。改邪為正。設小肆。家漸以裕。後潘公覓葬地。一時難得吉穴。尋至某處。見是好風水。有文筆峯環抱。恰與子午針相對。分寸不差。探問地主。即隣人某也。因出價易之。渠感前恩。不較值。後哲嗣芝軒先生。果中乾隆癸丑科狀元及第。登相位。雖係人傑地靈。未始非累積陰功所致也。

迫到饑寒亦可哀。竊鈎竊國漫相猜。請看衮衮登場者。尚要黃金暮夜來。

易舟免溺

族兄學能壯時。偶從黃垓堰看村賽。薄暮歸。趁一舟。已有七人。舟發半里。適遇隣船。丁三元推篷招兄云。汝舟中客太多。我舟人少。盍過我船稍適意。兄因跨丁舟。復行里許。倏起黑風。船簸揚不停。舵師失色。俄頃見前面舟覆。即是始趁之船。七人均溺死。兄年踰古稀。精神猶矍鑠。享壽竟至八旬。可知乘風鼓浪。死生自有定數。况脩短不齊。將頌如山。而添仙鶴之籌。何致咏覆舟而啣精衛之石耶。

同舟李郭話綢繆。春水三篙漲綠油。不是風波生頃刻。本來天地等浮漚。

西湖烏龍現形

杭城葉西谿。余赴試僑寓主人也。試後無事。與談西湖龍船會。緣追叙軼事。據云乾隆時。有巨商構得烟火幾架。在西湖玩放。湖心搭一高臺。畫舫環繞。不下千萬。放至雙龍搶珠。映入波中。光芒射目。加以鈺鼓喧天。笙歌鼎沸。所繫之龍。臨風動搖。波中鱗而亦盪漾不停。更有火彈明如皓月。硫黃宛若驪珠。忽見黑龍頓起。波浪滔天。有真龍蜿蜒而上。蓋龍潛在下。錯認火龍入水。意欲格鬥。騰空一躍。溺死生靈甚夥。比火熄風定。浪靜波恬。覆舟不計其數。蓋人巧原奪天工。不必觀鬥淵而流元黃之血。但覺游龍掉尾。致嘅精衛含冤矣。悲夫。

燭天燈火近雷峯。競渡端陽舉更濃。恰笑葉公同肉眼。好龍未必好真龍。

粵省異跡

廣東巡撫署前。有磚圍牆。洋商曾稟拆毀。願以銀照樣奉償。傳聞牆下有寶。洋人目窺地下。可至三尺深。又殺人犯之處。下有血鬘成精。願以銀廿萬。以易此地。中丞恐破風水。均不准。

波斯探寶說紛紛。劍氣珠光暗裏分。我有如箕兩青眼。要從大地看奇文。

煞神畏易失义

浙省風俗。人死則有迎煞故事。由甲己子午遞推。十八日縮至九日而止。早一時。羽士設召亡者床前。及靈座桌下。均飾爐灰。召後倏印烏跡。宛同鴻爪雪泥。尚不至如羅刹鳥之食人眼也。故不避亦無妨害。惟徽州煞最兇。俗呼出殃。里中人死。早數日。立一旗以令人知。雖子婦親戚。無不迴避。有巨族迎煞。某先生膽素壯。至期將雙扉虛掩。從門隙窺之。至日晡。陰風颯颯。毛骨悚然。見一藍面鬼。赤髮蝟奮。碧眼鈴圓。手持鐵叉。進來。隨手擲下。鏗然有聲。洎入內室。先生啟戶。取叉移置門內。復扃戶移椅相靠。又嵌易經一部於縫間。仍舊從隙中覘之。倏風聲又起。煞復出來。見其覓义不

得凶猛形容。甚於金剛怒目。朕朕遍視。跳躍盤旋。漸次聲絕。見赤髮神踉蹌走。又倏不見。俯睨地上。僅存一柄紙。又嗣後。此家煞神。竟不敢來。

鍊得丹心鎮太虛。已教魍魎技無餘。苞符參罷義經秘。有鬼何妨載一車。

金錢豹

寺浜內職思堂沈。係余舅氏家。廳側有平屋三間。庭前植喬松一株。狀盤曲如虬龍。故齋額即顏之曰卧松軒。憶乾隆年間。月下。有獸跳下。狀如小鹿。遍體毛似錢紋。俗呼金錢豹。向月而嘯。盤旋良久。復一躍上松梢。從牆頂越去。此豹不隱霧而嘯。月安知峯環九九。不為南山之變種耶。其後沈亦無他。

把臂何人肯入林。龍鱗種得已成陰。巖阿近日多充隱。莫向南山霧裏尋。

文引孫行者

一士子應鄉試。主考係世交。往討關節。雖不却。但云破題內須嵌孫行者。方可中式。至初九黎明。首題係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出題後。於號板面寫數十箇孫行者。凝思不就。遂嘆天乎天乎。今日雖擅補天之術。欲使天衣無縫。不可得矣。隔號聞之。細詢其故。某以實對。彼則曰。迂哉子也。孫行者誰能嵌于破題乎。某猶不信。曰。請

參一解。答曰：猿乃宋世嘉賓，嵌在破題，乃破格題名。正許爾副鹿野承筐之選。一時為彼所給，彼竟觸機得之。破云：極擬唐帝之德，大聖齊天矣。揭曉果中，蓋孫悟空曾嫌弼馬溫官小，自封齊天大聖，可知看西遊記者，亦有裨于科名矣。因此而步蟾宮，洵可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笑煞官場等沐猴文章，勦襲有西遊，縱教換得功名去，優孟衣冠亦可羞。

井園斃虎

里之南鄉，嚮有虎患。夕陽西下，須結伴同行，以竹槍防護。乾隆時，村民家砌井園於牆內，以便吠犬出入。是夜虎入此園，項不能出力，拔之泥牆遽圯，虎被壓死。何必取謹舉山之刼律草，搥汁淬竹刺之，始能制虎也耶。

任爾咆哮幾度過，其如虎穴莫探何。爪牙似汝猶無用，始信人間陷阱多。

斷蛇復續

武原通園鎮有尹醫，一日寂坐窻前，瞥見樹上一蛇墜下，跌作兩段。尹盼蛇涎至曠野，銜一顆草吐涎粘于斷處，兩相湊合，踰時接牢。乃蜿蜒而去。後尹採此醫人屢試屢驗，草雖不必表嘉名，然比諸藥籠中之續斷，更徵效如神也。而尹接骨之名自此

傳。

誰將靈藥搥元霜。瑤草琪花鬱異香。我欲求醫醫未得。十年前已斷柔腸。

吳郡神醫

姑蘇葉天士有神醫之目。一日轎過某門。聞哭聲甚哀。詢之居人。知有孕婦甫死。猶未蓋棺也。葉闐然入。將屍身諦視。一過告其家人云。人固未死也。遂以一針向胸刺入。婦漸甦醒。腹中兒亦隨下。人詰其故。答曰。此乃抱心生也。針着孩手。因痛而手鬆。胎始得下。謝以白金。不受。但索棺蓋去作幌子。人遂知葉有回生之術。余謂杏林生意。與蓮座慈悲。一樣濟世也。天醫之聲名。從此不朽。

青囊妙技有神鍼。軼事流傳到杏林。一自山莊荒掃雪。庸醫但有殺人心。

琥珀靈異

花園里祝氏。向藏琥珀一枚。每於日中窺之。見內有一蟻盤旋。數十年來。歷久如故。究不知何以能入其中。或曰。琥珀生在松下。能安魂定魄。當凝結時。蟻入其內。至堅固。靈氣所鍾。蟻亦得以長生。有似乎壺中九華。蝸角蠻觸者。然琥珀藏蟻。與蟻穿九曲珠更異矣。曾有士人吟一絕云。珠穿九曲比如何。松下鍾靈歲月多。旋磨形容同

不。息。無。須。夢。境。話。南。柯。

學書學劍兩無成。蟻鬥繞聞意便驚。尚有長安遊冶客。南柯夢裏說勛名。

拾蛋得銀

海昌周副命親串中。有馮某畜羣鴨於墳浜。春江水暖。綠映鴨頭。馮於日暮。每至墓旁。拾取羣卵。一日見有卵數顆。却嵌在洞中。深半尺許。掘之。泥土俱鬆。瞥見有大鐔埋下。揭蓋視之。盡是白銀。馮某返家。密約其弟至墳扛去。頓發千金。家遂小康。悔不浮生老釣徒。一羣野鷺幻飛蚊。詩人不厭酸寒氣。但畫蘆塘放鴨圖。

朱道人試法

姑蘇有朱道人。精符咒。所謂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六甲風雷。一壺天地。變化直俄頃間耳。一夕張天師權至太湖。天氣晴朗。倏起罡風。船隨波上下。顛泊異常。真人將令牌一拍。召值日神駕雲擊訪。其時元妙觀朱道人。偶仿杯水芥舟之樣。戲以竹葉為舟。浮在水碗。手捻筆管。吹水不住。一葉扁舟。盤旋不已。神在雲中覘之。回來稟云。是朱煉師試法。天師即遣神賈名片擲下。道人見之。呼吸遂停。真人坐舟。亦覺風平浪靜矣。

不必舟楫十八灘。人情容易起狂瀾。神仙亦怕風波險。始信中流砥柱難。

茅山學法

山東臨清人蘇甲。往茅山學法。住至月餘。有老嫗私謂之曰。汝若再住數日。性命危矣。蘇屈膝求救。嫗云。庵中人多以妖術攝人魂。夜夜畫符念咒。上應罡文。閱四十九天。魂出不可救藥。汝席下紅綠線二條。是憑據也。世有樟柳神。能以吉凶語人。即是生魂所托。汝明晨取線藏。在辮內。頭戴鐵篋。速逃可以免禍。并捉雄雞一隻。取小刀一柄。倘歸途聞釜上響聲。即將雞刺死置釜。比蘇下山後。妖道即放飛刀追殺。及第二刀飛回。已染血跡。乃刺死之雞也。禍始免。左道旁門。本干例禁。蘇某留此餘生。可為世間惑邪術者戒。

願列門牆亦太癡。吞刀嚼火有餘師。如何線脚分明在。不是人間續命絲。

買畫得珠

廣東合浦人陳濟川。家極貧。至歲暮益不聊生。妻以嫁衣使質。庫度歲歸。途遇少年。攜一代圖。欲換青蚨。陳出千文買之。至家。妻詬曰。饜殮不給。汝祖宗且不免類。若教之餒矣。猶欲替他人作子孫耶。因隨手奪來。猛擲於地。跌去畫軸。却是玉躑。滾出珍。

珠十二顆。大與桂圓相仿。陳售于賈客。竟得萬金。蓋少年先人本巨富。珠嵌軸中。原為裕後計。固不期其以此易錢也。聞合浦生珠。入水撈取者不少。惟中有大蚌。嘉慶年間有水鬼跳下探珠。蚌噴湧時。呼吸之間。殼一張。人即夾死。波中惟泛血水而已。得珠亦豈易易哉。

畫裏明珠信手拈。當年想見蓋藏嚴。冠裳絢爛鬚眉古。一貫青蚨價太廉。

拾瓶得銀

洞溪馬氏。邑中富室也。先世某。本清貧。一日以妻將分娩。夜半出門。邀收生婆回。行次足蹴一瓶。以為此物可藏胞。拾之覺甚重。諦視之。瓶內盡是白銀。後藏鏹作資。家漸裕。不三世富遂甲一邑云。

牀頭準備聽呱呱。喜見遺金滿地鋪。救得此生寒乞相。鳳皇何日却將雛。

義牛

同里有估客自富陽回。據云道經義牛塚。詢之土人。知前有牧童放牛食草。倏而風生。虎出。有啞人之狀。正跳躍間。童子伏牛腹下。牛以角觸虎。虎遂斃。後牛死。厚塋之。樹以碑。曰義牛塚。觀於此。則詩咏牛羊。非字一言。誠信而有徵矣。

飲犢真須到上流。橫吹短篴思悠悠。諸君但解同安樂。我欲逃名去牧牛。

梓里名醫

比隣金昌濤先生。昆仲二人。究心岐黃家言。治小兒痘症。尤能起死回生。宅中種橘鑿井。真如蘇氏之橘井流傳。濟人不淺。會有富家謝參一兩。以刀切之不斷。比燉熟一嚼。知有金針在內。每條抽出若干。恰好打作耳圈。因此遠近聞名。阮芸臺中丞曾延治危症。症愈。酬以銀并贈功匹良相扁額。懸諸廳事。以垂不朽名。

探秘青囊技絕倫。果然觸手便成春。先生自是嚴三點。可惜金針不度人。

見鬼定案

山東清平縣署。主刑名者為畢夢花。係四川江津人。時有謀奸傷命一案。意欲改作和奸。減輕罪名。以寓好生之意。猶豫未決。時樵樓方三下鼓。更夫過房外。柝聲條止。明日詰其故。答云。見房外有紅衣女鬼。故不敢聲。畢密喚僮兒買一套女衣。至三更改扮。立在房外。是夜更夫竟不過此房。次晨又問之。答曰。前宵祇見一女。昨夜竟有二女同立。膽愈怯而身不敢前。是以避走。師爺卧房。畢始悟。婦人以名節為重。操刀筆之權者。甚不可姑息。養奸也。遂照例申詳。鬼於是不復現形矣。

三尺爰書勅不真。含冤地下更難伸。而今更覺風趨下。不慣生人慣殺人。

孤女望月

先大父順庵公宰江南沛邑時。予尚幼。隨侍署中。署後有樓五間。旁二間素鐫閉。一日夕陽西匿。明月東升。有婢閒步後樓下。仰見樓窗上倚一婦人。年可十八九。丰姿韶秀。笑靨嫣然。手執烟筒作呼吸狀。顧盼流光。仰觀皓月。婢始不覺。既而悟樓上無人。急驚走。訴于同人。有司更者云。此乃狐仙也。我每夜擊柝過此間。亦遇之。但稱以仙。定不作祟。若呼為狐精。便拋磚投人。未有不血流至足也。可知出口澆漓。狐且不能忍。而况於人乎。

相思有草潤流酥。三尺金筒任吸呼。近日更誇鴉片好。是狐是鬼兩模糊。

月下現鬼

余在沛署年餘。一夜月明如晝。嫗婢無事。羣集樓下。演貂蟬拜月以為戲。正喧嚷間。倏見門內步出一黑衣嫗。曲背跣腰。狀甚醜陋。以縞紗包頭垂下兩角。窻窻過窗前。徑去至西北角而滅。陰氣凜凜。月亦慘澹無光。婢等心甚悸。自此以後。雖遇三五良宵。冰輪皎潔。不敢再演連環記矣。

月光如水澄空庭。妖艷偏宜酒半醒。我是司空渾見慣。蛇神牛鬼總忘形。

狐女迷人

表叔沈拱樞鬢齡時。在方家場某店習賈。一人獨卧樓上。時及二更。欲見西北角廂樓。走出一年少女郎。身衣紅襖。面如傅粉。秀曼嬌姿。形容嫵娜。前有俊童引路。手執燭燈。帶紅鬚碗帽。約十二歲。此時沈心已模糊。忽思啜茗。其童執燈隨到樓下。呷茶。俄又欲小便及遺矢。俊童兩次照行。似醒如夢。恍惚不能自主。至三更後。幼童先去。少女漸覺近身。金蓮移動。玉體相親。沈兩手亂推。口不能言。竟夕難寐。神思已倦。不覺雞鳴。天色既明。身已墜在床下矣。次日以此事告同人。答云。汝昨宵果下樓三次。纔知是狐。後同伴亦於傍晚見之。此樓不敢再睡。

宵來贏得夢魂安。肯戀浮生半向歡。記取脚跟穿着好。下樓容易上樓難。

智慧星

同里顧慕韓先生。為諸生時。夜獨坐書齋。呼燈未至。忽見壁上有光圓如璧。月皎似明星。顧盼之間。閃爍不停。俄而移去。滅影。顧以所見告人。渠伯叔示云。此乃智慧星也。若見光輝移時。以口吸之。文思大進。不啻夢吞丹篆矣。然顧君果於嘉慶丁丑科。

中式進士。見之亦未嘗無益。

劈得芙蓉五色箋。揮毫閃爍繞雲烟。君看篋裏詩千首。亦有光芒上燭天。

題照三易

江西王生。字龍賓。行十二。繪一小像。自題四言詩一首。橫列于上。題曰。一貌堂堂。掛在書房。有人問起。王十二郎。後以貧故。欲質錢於其弟。弟曰。非我像也。得之何用。兄曰。無妨。請于每行下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掛在書房屋裏。有人問起何人。王十二郎阿弟。以後其弟亦乏錢。轉售于兄。又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裏之東。有人問起何人之照。王十二郎阿弟之兄。此予業師顧省園茂才說于棠陰吟塾。

遺貌從來要取神。便他變賣畫中身。不然充作公家器。面目廬山已失真。

救縊投軍

羅軍門思舉。少失怙恃。家徒四壁。因寄食於舅氏家。身有膂力。性嗜撲捕。夜歸。舅輒痛詈。然嗜賭終不能悛。因欲賺醉致之死。一夕具酒肴餉甥。曰。今夜可多呷幾杯。以暢爾所欲。夜分。舅先酩酊大醉。鼻有鼾聲。舅始知其故。告之。使逸去。行至某縣。苦無

資斧不得已偷匿人室。躍上高樓。撬開承塵偷窺。見一紅衣婦人。愁坐粧臺。手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鬼。披髮吐舌。手搗一團。作套項勢。羅急跳下。拚奪鬼圈。相持良久。適渠夫婿回來。詰何故夜入。羅具述真情。告以乏費。致行苟且。因夫人被鬼逼。故跳下救之。主感援救之恩。酬以白金三十兩。會有反寇滋事。羅投軍得首功。遞陞提督。羅嘗在蔣制軍席間。自述生平如此。朱明府半塘時在蔣幕中。渠姪稼軒上舍。為余言之。

莫道饑驅嘆路窮。潛身梁上亦英雄。從知將相原無種。半在風塵困頓中。

蛛食蜈蚣

予幼年在棠陰吟塾。時際卓午。倏見地有一蜈蚣。長約四五寸。首微起而不能蠕。予俯視之。見桌背網一細蜘蛛。一絲如懸針垂下。繫住蜈蚣。午後漸起漸高。釣至空中。迨日影西匿。而蜈蚣已僵挺矣。可知物無大小。柔者每能克剛。雖頭上雙筈尖利如剪。竟不能一肆其毒。豈徒為雞口之甘餌哉。

蠢爾么麼幻入神。果然滿腹有經綸。六根不被情絲縛。方是逍遙物外身。

吳門有蘇氏蘭姑。貌既娉婷，性又聰慧。一日偕諸姊妹環集廳事觀劇，青衣一羣繞若圍屏。蘭姑有幼弟古香，戲捉一蟲，私置蘭姑髮際。蟲盤旋鴉鬢，眾姊妹嬉笑不止。蘭姑不解其意，但覺梨花白臉，忽泛桃紅。表兄吳生玉成亦在坐，乃趨近身前捉蟲，捫之說云：定是婢等揼袖帶在髻上。蘭姑始酣消嬌暈，結解芳心。一夕賞梅於吟香閣，蘭姑斟酒盈樽，以申謝悃。酒半酣，私謂吳生曰：妹昔觀優戲醜，賴表兄捫蟲而談，旁若無人。郎君器宇不凡，妹雖不能吐迴文織錦詞，寫寸腸之輾轉，然而意氣相投，願托終身。以侍梁案，幸勿却。吳感其情，即遣媒撮合締姻。新婚夜，口占一絕云：觀優少艾集華堂，紅袖爭妍整晚粧。捫蟲一時生巧計，今宵始得譜求凰。姑蘇士人傳為佳話，因表美名曰捫蟲新談。

爭傳菊部唱陽春，粧出金雕玉琢身。却愛當年王景畧，高談捫蟲若無人。

篙入鬼圈

嘉慶年間，舟子朱天民人雇之至吳郡。一夕泊市河，時當七月中旬，聞店樓紡織，軋軋厲鳴。至二更聲漸斷續，忽見窻上憑一女子，一綵繩作圓圈勢。朱意謂以綵繩而作圓圈，是豈蟾窟嫦娥繫紅絲而降臨月下。又豈鵲橋仙子擲金梭而來聽機聲。然

觀此同心結。連環結。大小纍纍。莫非投繯女之變相耶。於是挺篙套入園內。倏而轟然一響。破竹聲如裂帛。始知此女果縊鬼也。乃躍岸探問其家。知此夕夫妻反目。因欲自經。可知伉儷間不能作交頸鴛鴦。使螭螭領誤入園中者不少也。幸天民效漁夫之拔篙。真勝于倪寬解結矣。

一聲欸乃水雲鄉。軋軋鳴機夜色涼。不是慈航援苦海。險教交頸繫鴛鴦。

文昌閣祈夢

昌化有應童試者四人。預擬院試題。因祈夢于文帝。內一童夢帝君子以算書一冊。展卷默識。只見寫五句云。逢十進一。逢八進一十。逢九進一。逢十進一。逢十進一。夢醒迷于同人。哄聚擬議。一童曰。當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因志德藝三字。分藏五句在內。一人曰。四句不像小試題。吾想算法從小九數打起。定是小數也。句又一人曰。上下統是十一。中間可畧。必定是其實皆什一也。句。末一人曰。所解尚未圓到。皆什一句。貼上下三句則可。究竟脫去逢八逢九字面。或者是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二句。四童因是每題作一篇。以冀徼倖。孰意入場是執圭二字。神言一一不爽。此科均不獲雋。比次年發憤用功。並列膠庠。未始非默感文昌教化激

勵而成也。可知士人以六經為本，空用心思，亦何益矣。

枵腹何曾富五車，笑他夢境尚遠。六經不載驅窮法，周髀教人讀算書。

聞笛動情

揚州某家女好弄簫，每遇三五良夜對月橫吹。牆外時有笛韻悠揚，若聞聲而和者，女竊謂何處佳郎，不能覩其風采。徒令月裏嫦娥空念秋風，攀桂客能不心傷。每想十里烟花二分明月，廿四橋水輪皎皎，誰共吹簫。以後牆邊花影風動時，輒疑有玉人來也。幽恨纏綿，思之成疾，延醫診視。據云左手寸脈滯，姑擬逍遙散以治之。越三日醫復來，病轉劇，不言不語。若有所思，醫問青衣云：尊小姐向來何好？答曰：好吹簫。又問鄰近有聲音相和否？答有笛聲。因喚僮招吹笛人至家。比僮領來，却是一個赤鬮牧童，夜夜放牛食草，以吹笛消閒。因先令其在樓下吹弄，小姐聞聲，竟披衣起坐。及至登樓入房，笛聲引入香閨，小姐撩帳偷窺，見其面目可憎，恍然大悟。如此醜陋，兒郎被笛聲所誤，白眼一飄，紅樓夢醒矣。病亦霍然。

臨風吹出口脂香，合有清聲引鳳凰。卿是當年秦弄玉，要尋簫史話淒涼。

集四書題點戲

江南諸生某新中解元。門前演劇。尚未開場。有友步入書齋。見桌上紅紙一張。排寫四書題十二行。一。前以士。後以大夫。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三。適蔡。四。魯之削也。滋甚。五。后稷教民稼穡。六。予與爾言。七。子貢反。八。陳良。九。王在靈囿。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十一。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十二。二嫂使治朕棲。友詰其故。答曰。此即點戲之題目也。士陞大夫。是加官。左右罔利。是招財。琵琶記牛小姐配蔡伯喈。適蔡。是請郎花燭。三國志魯肅討荊州。甚削色。魯之削也。句。是刀會。后稷教民。句。是勸農。予與爾言。是陽告。子貢返。是賜環。牡丹亭杜麗娘先生係陳最良。陳良是學堂。王在靈囿。是遊園。激行兩句。是水漫。女子之嫁也。二句。是見娘。二嫂句。是戲叔。友曰。足下詩賦鹿鳴。心傾鳳管。點戲猶不脫書卷氣。宜其弁冕羣英也。

莫向春風再振翰。宦場久作戲場看。梨園子弟多高貴。袍笏分明要做官。

假鬼試僧

嘉慶辛未秋。有人自新倉來。云有孟蘭盆會。斯時有僧人某。搜神點鬼。誦咒極靈。黃昏時觀者如堵牆。甫交子分。陰氣凜凜。人漸稀少。三更後。人鬼參半。凡新鬼故鬼。藍面鬼。蓬頭鬼。白僧視之。俱了了。里中有牧牛子。欲試僧術。塗煤于臉。廁身人叢。始亦

了無他異。比誦退鬼咒。真鬼潛去。獨假鬼立在几前。和尚以為此鬼真倔强。因念金剛神咒一遍。撮米撒去。假鬼忽暈絕仆地。燭口散後。主人見之。灌以薑湯。良久乃蘇。詰其故。自言聽僧喃喃誦佛時。倏見四個長人至。又如石米着身。一驚而仆。蓋和尚目中。第知色即是空。故心無恐怖。西來一粟。顯出大神通。不有主人。誰其喚醒牧人之夢耶。

似我名心已漸灰。逃禪願上雨花臺。而今化日光天下。尚有紛紛鬼蜮來。

返魂奇事

吾鄉西牌樓朱某。號禮耕者。渠中年時。曾卧病月餘。死隔一晝夜。因屍不寒。家人故未殮。憶甫死時。并無苦楚。不過神思恍惚。氣散難收。真與酣睡無異。身體輕情異常。所到處天色如黃琉璃。無日光。飛沙撲面。足不履地。世傳黑臉閻王。牛頭夜叉之變相。不一見也。但覺飄忽凌空。身如生翅。俄而望見城郭宮殿。忽有儀從無數。導引一人。其旌幢皆大書勾王出巡字。最後輿中坐一王者。身最長。青面修髯。即勾芒氏後勾王也。空中青鳥飛到碧霞宮。有少父一羣。共十八人。翠袖翩翩。風神奕奕。十八人舉手一招。如雲旌揮霍。不能自主。飄至西方。又見白旗白馬。無算。所坐之人。色白而

方。即少皞氏後金王是也。飄上瑤臺。見白練縞衣仙女。分列左右。數合二九。如月殿嫦娥。風情俊逸。兩邊舉袖齊揮。又飄上南。復見赤旗赤幟。隊伍整齊如故。似有火氣逼人。朱冠朱紱。鬚髮盡赤。即祝融氏之後火王也。遊至煉石仙居。亦有十八仙女擁立。衣裙采采。艷若紅榴。見朱舉袖齊拂。又飄落北。復見黑旗黑幟。王色黑多髭。即元冥氏後元王也。飄至烏雲洞。環立二九仙姝。服色如黑菊。天姿雅淡。亦頗有風標。共在烏金石畔。看元鶴迴舞。取仙女見朱某在側。趨勢吹噓。如柳絮漾入晴空。飄揚無定。身忽高置山巔。有騎鶴老人。白鬚長臉。笑容可掬。傍有仙鹿二。銜瑤草琪葩。依依馴伏。仙童見朱叱曰。此境豈容爾到。伸手一推。連身滾下。痛不可耐。昏沉中似有奇香透入鼻觀。遂蘇。漸次復原。蓋魂氣輕靈。不必着翅而自能奮飛。因悟所見十八女子。即封家十八姨也。風係乎東西南北。即色分乎青白赤元。女子拂袖。斯隨風而飄也。山上老人。係南極仙翁。南斗主生。能增壽算。見鶴則有添籌之意。香氣撲鼻。正返魂香。高燃寶鴨爐也。余家有田一頃。在朱處隣近。因渠到市交易。時相過從。其自述原委如此。

我曾有夢上瑤京。大半羣仙識姓名。不似人間驕貴樣。殿中一帝一書生。

羞婦

江南豐縣朱陳村。有朱椿榮者。其子昌裕。性酷嗜賭。娶陳氏女。性極吝。見夫出必金盡始歸。輒詬諄不已。坐是常勃谿。後舉一男。椿榮名之曰詒謀。翁嘗謂媳曰。爾夫惑于迷龍。家資行蕩盡。今已喜長孫枝。我意欲絕喬梓之誼。捨子抱孫。汝則拋夫育子。庶幾家資可保。將來北堂萱茂。定可忘憂也。婦欣然允諾。一夕父殺雞烹膳。以酒肉飫之。酒半酣。示子云。我今宵令汝作波中客。勿為厲于茲言畢。即命僕人以布囊套其頭。婦袖手旁觀。竟不緩頰求救。乃投諸河。會有廣東惠來人。姓倪。字方毅。豪于貨。尚未有兒。販貨泊舟于此。前一夕。夢神告曰。明宵聞水上有聲。速喚榜人援救。螟蛉可得食。蔗佳境。並堪預卜榮華。故此夜聞聲。即救起。倪詢實情。朱不諱。自述原委。倪導以甘言。矢悅賭。于是同至粵省。易名福疇。倪有近族五房。均無後。每房為之購美妾二人。倪翁亦為之購二妾。輪流僕侍。朱即以冀繁育。後果各生一子。覺十二金釵。娉婷環繞。娥媚麗。繡幄生春。蘭芽競秀。宛同十二龍賓。到粵十九載。家益富。積金至百萬。福疇追想前情。依依莫釋。因攜銀一萬。復返江南貿易。覓至朱陳村。喬妝販網客。到朱宅求售。此時詒謀年已逾冠矣。朱既易姓。丰采迥殊。陳氏故不認識。初

昌裕去後。翁姑相斷謝世。家益落。氏支撐門戶。幾至不給饗殮。福疇故問陳氏云。令郎相貌魁梧。年方弱冠。未識已得佳婦否。婦曰。自二老歿後。親串中疎執柯乏人。是以蹉跎歲月。俛曰。我願為蹇脩月下。貴村少艾甚繁。何妨選擇。婦答以貧富不均。恐難諧秦晉。容曰。我一力擔當。無須過慮。福疇遂往村中。選一無郎小姑。係富戶也。出銀五百兩。以備文定納采之需。匝月迎娶過門。親鄰見其復振門楣。賀者如市。合卺之久。俛君面南而坐。對新郎曰。今日洞房歡會。燕爾與歌。都由媒人善為調停。今夕合堂當陪飲三盃。以申謝悃。婦感其情。絕無難色。賓朋滿座。福疇正色對陳婦云。我即是爾夫昌裕。因昔年投河時。適有廣東倪翁援溺。認作螟蛉子。現在嬌藏金屋。種殖玉田。繼父之恩。銘刻不忘。陳婦聞言。不覺面有赧顏。族中有善為排解。勸其挈眷同行。以諧偕老。俾陳氏不作白頭吟。俛曰。我當年雖愛擄捕。先君立志抱孫。詒謀命名。早存深意。第夫婦分離最慘。不可作如是想。布囊套頸時。如此忍心。當日既白。眼相垂。我又何必念紅絲之繫耶。况我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夜把盞。踟躕不堪回首。未買臣拜會稽太守。而不復戀前妻者。非以當初之忍心。分別乎。船中尚賸銀九千五百兩。待我取給詒謀。以為裕後計。爾竟捨夫靠子。堂樹蕩草。洵可忘

憂也。剴切吐詞，毅然判袂。婦曰：子分子分，別類梁間之燕，郎罷郎罷，分開鏡裏之鸞。事既如此，無可挽回。迨至春色惱人，燈搖紅暈，鄉認黑甜，一刻正值千金，柰癡夢屢破，隱恨當日片念之忍，雖悔莫追矣。此事係幼年父老傳聞，強記之，以錄於。是編亦可於聞見異辭冊中增一段佳話也。

險作波臣老水鄉，忍將行路等蕭郎。何圖占盡鮫宮福，平視金釵十二行。

聞見異辭卷之二終